

环境与家族: 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

□ 杨圣敏

[摘 要]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所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正可以说明以上的道理。

[关键词] 环境;家族;塔吉克

[中图分类号] C912.4:X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5)01-0002-07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Family: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jik People of China

YANG Sheng min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ends to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human social organization. When a people's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are comparatively low, and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hostile environmental settings, this influence tends to be stronger. Under such conditions, people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adopt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can effectively help them struggle against these tremendous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One of thes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s the extended family.

The Tashikuergan Tajik Autonomous County, a place inhabited by the Tajik people of China, is an example of this sort of county.

Key Words: environment; family; Tajik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是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创始人。他将说明不同地域特殊文化特征和文化类型的研究领域确定为文化生态学。使用“文化生态”解释人对环境的适应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有一组较其他文化特征有更大功能的文化特征是文化系统的决定因素。

为此他用“文化核心”和“次级特质”的概念进行区别。文化核心是指那些和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有密切关联的特质的集合。此核心包括了与经济安排有决定性关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模式。文化生态学的主要研究任务是找出那些特质与环境的利用关系最密切直接。他认为,文化类型就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核心特征丛,它们体现了社会文化的整合水平(Stewart J. H., 1976: 103)。

笔者认为,如果用这种理论来分析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人的地方社会,显然,他们的文化特征丛是围绕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血缘家族与地缘乡里组织的那一系列伦理的、婚姻的、人际的行为规范和传统习俗。

笔者自 1992 年至 2001 年,曾 4 次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实地调查,除了对当地各级政府各类文献的搜集,对各族人士的访谈和实地观察之外,2001 年,还在当地的塔吉克农村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和汉族人农村社区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在塔吉克和柯尔克孜人社区中各自发放问卷 500 份,在维吾尔人社区中发放问卷 1000 份,在汉族人社区中发放问卷 200 份。本文试图利用这些调查的材料,来探讨塔吉克人的家族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环境与经济

中国的塔吉克族共有 41 028 人(2000 年),其中的 96%(39 493 人)居于新疆。新疆的塔吉克人大多(65%, 25 653 人)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余的基本分布于该县邻近的泽普、叶城、莎车、皮山等县境内)。他们世代聚居于此,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塔县东西长 484 公里,南北宽 329 公里,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西南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 888 公里。历来是中国最偏僻的一个县。

塔什库尔干位于帕米尔高原东坡,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平均海拔 4 000 米以上。境内有多座 7 000 米以上的冰峰,遍布着 5 000 米以上的高山,常年积雪,冰川覆盖,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一般的谷地也高达 3 000 米左右,是典型的山地型高原。这里气候干旱寒冷,年均降水 69 毫米,无霜期平均只有 75 天,比平原地区相对缺氧 37%。境内 71%以上为裸露的山地,植被稀少,9%为冰川,17%为草场,余为山谷中的耕地和人工草场等,可利用土地甚少,没有森林资源,树木稀少。

塔县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高原山区,主要有雪灾、风灾、霜冻、洪灾、泥石流和雪崩等。据 1957 年以来该县气象局的统计,低温灾害每年发生一至二次,其他的灾害平均 3~5 年一小灾,5~7 年一中灾,7~10 年一大灾。1999 年的雪灾和洪灾,全县半数乡一万余人受害,冻死牲畜近 3 万头,500 多户失去了房屋、土地和牲畜,无家可归。

该县耕地都分布于水土易于流失的河谷地带,土地狭窄贫瘠。草场多为高寒荒漠草场,载畜能力极低。这里交通闭塞,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1 765 公里,县城距最近的城市喀什市 294 公里。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当地人骑马到喀什要走一个月。40 年代以后虽然修了可通汽车的公路,但这段崎岖的山间公路经常被泥石流冲毁,时通时断,加上 10 月以后就大雪封山,真正能通车的时间就不多了。境内居民居处分散,主要聚居于九条山谷中,山谷之间隔着终年积雪的高山,互相交往困难。在全县 64 个自然村中,到 2002 年,仍有 25 个村不通公路,30 个村不通电,牧民多以马为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从最远的乡骑马到县城约需 6 天。

当地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态,以畜牧业为主(据塔县畜牧局 2000 年统计,畜牧业收入占全县总产值的 66%),农业为辅。牲畜有绵羊、山羊、牦牛、黄牛、马、驴和骆驼等。2000 年存栏牲畜 161 700 头,人均 5 头。畜牧业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方式。牧场分为夏牧场、春、秋牧场和冬牧场。各季

牧场之间相距几十至一二百公里山路,转场很困难。由于高寒气候和草场贫瘠,牲畜生长慢,羊要 2~3 年才出栏,在有的地方六七年才养肥(在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聚居的绿洲上,羊养 8 个月就出栏了),出栏率低,商品率更低。

当地高寒干旱的气候,频繁的灾害和贫瘠的土地,不适于农业的发展。全县粮食长期靠外部输入。近 50 年来,耕地扩大了 3 倍,但单位产量很低,粮食仍无法自给。

由于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塔吉克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据该县政府 2000 年的统计,全县人均收入 600 元左右,有 75%的农牧民的收入在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按人均收入计算,是中国最贫困的一个县。

二、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特点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中,能为塔吉克人提供可靠庇护的主要是传统的血缘家族。因此,他们的文化特质也处处表现出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的特点。

塔吉克人的家族是一个堡垒,是他们的生命线,对于个人来说同时是生产、消费、教育、保险以及生活和情感的小社会。所有的生活和生产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血缘的家庭、家族和地缘的乡亲邻里进行。这与其他生产组织根本不同之处是内部强烈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个人除了服从家族、社区的权威,履行对家族和社区的责任与义务之外,不再或很少服从外来的权威。家族与社区关系的维系是建立在一系列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习俗之上的。这些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习俗主要有哪些呢?

1. 近亲通婚

塔吉克人传统上除兄弟姐妹间禁止通婚外,其他亲戚之间都可以通婚。几千年来,他们基本上不迁徙,世代代用婚姻来强化着地缘的纽带。因此,传统上盛行近亲间通婚,不能在近亲中找到合适配偶的,也多在本村本乡内通婚。在塔吉克人中流传着一句谚语:“翻山不结亲,过河不种田。”因此,同村同乡的人基本上是亲戚。血缘与地缘的亲属、乡里关系,是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几千年来维持塔吉克人生存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

表 1 相亲方式比例(%)

民族	自由恋爱	朋友介绍	父母决定
维吾尔	57.1	12.4	17.4
汉	30.3	64	4.6
塔吉克	16	5.7	56

如果我们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 将塔吉克人的相亲方式与妻子的出生地比例和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汉族对比, 就可以明显看出其近亲通婚的特点。

表 2 妻子出生地比例(%)

	本村	本乡	本县
塔吉克	65	32	1.7
维吾尔	41	33	6.7

从以上两项统计可以看出:(1)塔吉克人的婚姻大多(56%)由父母决定, 远远高于汉族(4.6%)和维吾尔族(17.4%)的比例。(2)塔吉克人的妻子有97%出生于本村和本乡, 也高于维吾尔族74%的比例。

这一方面显示了塔吉克人家族的重要性, 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权威是维系家族关系的核心因素。

另外也表明了他们的近亲通婚特点。

2. 离婚率低

在塔吉克人的家庭中, 夫妻关系普遍很稳定。对塔吉克人来说, 夫妻之间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它还代表着世代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家族的关系, 于是, 离婚、休妻都被认为是羞耻的, 会伤害很多人感情的。一对夫妻有矛盾时, 两个家族的人都会帮助调解, 于是, 离婚是很少见的。

以下在南疆三个民族中不同的结婚次数的统计结果,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不同的离婚率, 也可以比较出塔吉克人较低的离婚率:

表 3 结婚一次以上的占已婚人口比例(%)

维吾尔	14
汉	9
塔吉克	2

结婚一次以上并非都是离婚后发生的, 有些是在配偶一方死亡或失踪后发生的, 因此, 实际的离婚率比以上统计要低。

3. 不尚分家

在塔吉克人中, 父母在世时儿子分家单过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家长是父死母继, 母死长子继。大家庭一般包含几个小的核心家庭, 各个小家庭在生产中分工合作, 相互依赖, 生活用品都由大家庭统一供给。所以, 大家庭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 所有成员都相亲相爱, 十分和睦。与维吾尔人对比, 塔吉克人的家庭人口规模就明显大一些。请见以下关于这两个民族每户家庭人口数的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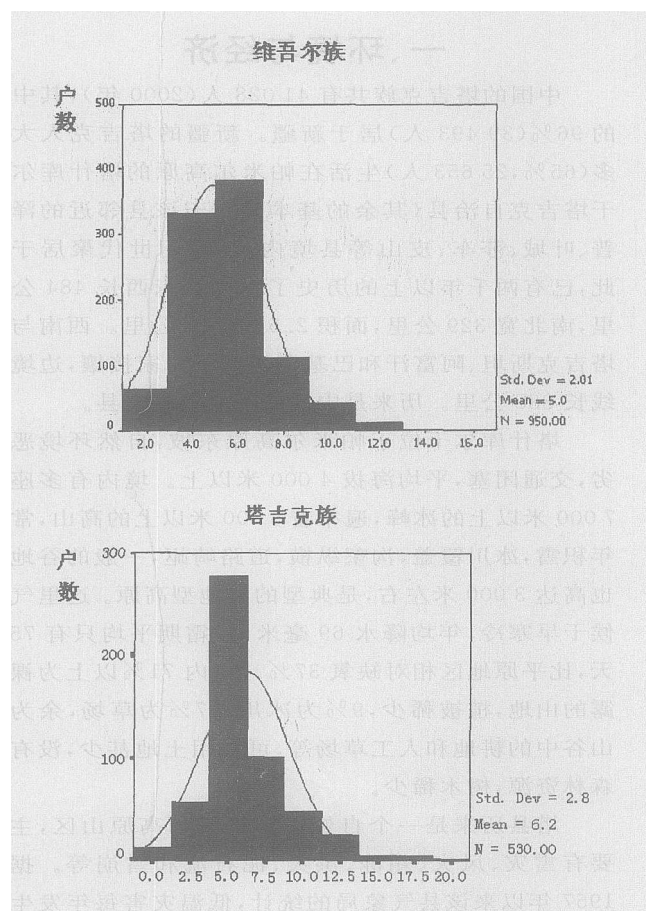


图 1 每户人口数

4. 敬老

在当地塔吉克人社会中, 让孩子成为孤儿和不赡养老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家长制大家庭是塔吉克人传统的家庭形式, 一般男性家长为一家之主, 家庭成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都由家长安排, 于是, 尊重家长、尊重老人是塔吉克族一直坚守的传统道德观念。在新疆南部农村的维吾尔人聚居区, 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上(新疆统计年鉴, 2001), 远高于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人的人均收入, 但我们调查统计的结果, 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却不如塔吉克人高。这应与塔吉克人更浓厚的敬老的传统有关联。

表 4 60 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

民族	百分比
维吾尔	6.1
塔吉克	7.9

5. 团结互助

除了大家庭内部的合作以外, 塔吉克人与亲戚、邻里间的关系也都十分密切。在生产上互相协作是

十分普遍的。村里各家遇到盖房、修水渠、春耕、秋收和转场等事，亲友邻里都会来相助，不计报酬，只供饭食。春耕和秋收期间，都要轮流代放牧牲畜，合伙耕地和收割。遇有灾害时，亲戚邻里都患难相恤，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一家有难时，大家都会主动相助。因此，塔县尽管是新疆最贫困的县，却一直是整个新疆社会最安定，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县。

以下的统计，表明了他们遇到各种困难和大事时，多数人首先找亲戚帮忙。亲戚，显然是他们生活中主要的依靠。

表 5 遇到困难时找谁帮忙(%)

最先找谁帮忙	亲戚	朋友	老人	干部	阿訇	银行贷款
家庭经济遇到困难	64.8	2	1.7	5	0.6	23
婚事找谁帮忙	66.2	4.2	4.6	2.6	2.2	16.6
割礼找谁帮忙	63	5	12	6	1.8	7.4
建房找谁帮忙	52	2.6	3.1	4.2	1.8	7.4
丧事找谁帮忙	59	4	7.6	6.3	4.1	13

表 6 希望孩子选择什么职业(%)

职业	维吾尔	塔吉克
医生	10.5	23
干部	48	19
农民	10.4	14
教师	19	13
军人		10

三、派生的特点

塔吉克人的文化处处表现出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力的特质，而这些文化特质又派生出其他的一些文化特点：

1. 宗教的影响较小

从以上表 5 可以看出，他们遇到困难时，较少找阿訇帮忙。塔吉克人的礼拜活动较少，宗教职业者少，全县 64 个村庄，只有 22 个清真寺。这与维吾尔族聚居区每村必有清真寺的情况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据统计，新疆现共有 23 000 余座清真寺，平均每 465 个穆斯林人口就有一个清真寺(孟航，2004)，而在塔吉克族聚居区，平均每 1 100 余人才有一个清真寺。以下将调查问卷中塔吉克人与维吾尔人在一些活动中请阿訇参加的比例做一对比，也可看出其对宗教依赖的程度有所区别。在塔吉克人聚居区，宗教影响较小，应该与家族功能的强大有直接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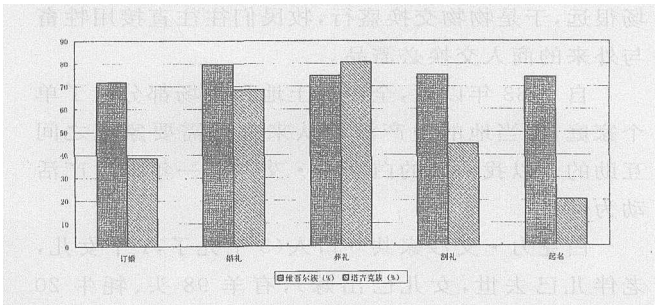


图 2 请阿訇参加活动

2. 商品意识薄弱

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较单纯的生计经济，每个农牧家庭均基本自给自足，很少剩余产品，因此也就较少需要市场交易的机制，于是他们的商品意识很淡漠。

3. 不太重视行政权力

在塔什库尔干这样的地区，代表国家权力的地方政府，如果它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减轻自然环境的压力，它的影响就较小。以下的统计，间接表明了当地塔吉克人对行政权力的一种态度。

从表 5 可以看出，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较少找政府的干部求助；从表 6 可以看出，与维吾尔族相比，塔吉克人较少希望自己的孩子选择国家干部为职业。这间接反映了他们不太重视行政权力的观念。

四、靠政府还是靠家族

在一个政府的功能和影响力较小的社区中，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进程往往十分缓慢。在塔什库尔干，自古就是如此。

1. 基层政权建设缓慢

在古代，塔什库尔干曾是塔吉克人的一个小王国。公元 8 世纪，这个小王国灭亡，唐朝在此驻扎军队，建立军事要塞，当地成为军事要塞的辖区，但内部的事务是自治的。这种状况维持了一千多年。到 18 世纪，这里归入清朝版图，称色勒库尔回庄，有居民 500 户。清政府在此任命当地塔吉克人首领为世袭伯克，管理当地司法和税收等事务。1884 年，新疆建省，下设府和县。当时新疆全省已全面取消世袭的伯克制，改由省政府任命各县官吏。但在色勒库尔却没有设县，而是保留了由当地首领世袭伯克的制度，当地内部事务仍由地方首领自治。直到 1926 年，世袭伯克制才被取消，并开始在当地设县，下辖 27 个庄，由县长委任当地塔吉克族头人任各庄乡约。于是就产生了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乡。

1952 年，政府在新疆实行改革，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建立农民协会，实行县、区、乡和村四级管理制度。县和区长由政府任命，乡长和

村长在村民代表会议中选举产生。1958年以后,又改为县、公社、大队和小队四级制度。公社主任由县政府任命,大队长和小队长则由选举产生。四级所有,小队为基础。小队是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单位。1983年,实行承包生产责任制,土地和牧场分配给每个家庭,家庭又成为生产的基本单位。1984年以后,改为县、乡、村民委员会和自然村四级制。乡长由县政府任命,村民委员会主任则由选举产生。

自20世纪初当地建立乡以后的90年中,乡政府的作用虽然有所扩大,但直至现在,塔什库尔干县的乡政府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政府相比,对当地社会所发挥的影响要小得多。主要在于与当地的生产组织和经济生活脱节。由于塔什库尔干县是全国最贫困的县,国家对当地农牧民基本免除了税收。全县各乡基本上没有工业企业。所以,乡政府所能管理的就是地方的治安、教育、公共工程等事,与乡民的实际生活联系很少。而塔吉克社会是一个没有犯罪和暴力的社会,当地的治安无事可做。教育事业落后,全县只有16所小学,一所中学,各乡只有一所规模很小的小学归乡政府管。公共工程就是在农闲时,召集各村村民修理被洪水冲坏的乡间土路或维修水渠等临时性工作。乡政府不能深入影响当地人的生活。

2. 政府的措施效果不明显

近50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3项措施:

(1)向中央政府要钱。现在,中央政府每年给县政府的拨款达5000万元以上,是县政府财政收入的30多倍。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养活各级政府官员、学校的教员和遇到灾害时给农牧民发救济金。

(2)扩大耕地。现在,农田面积比50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

(3)扩大畜群。50年来,牲畜总头数增加了6倍以上。

但这3项措施并没有使当地的塔吉克人摆脱贫困(因为50年来人口也增加了2倍以上)。相反,扩大耕地和畜群,却造成了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恶化和灾害增加。

五、瓦恰乡的例子

本文的前面几部分较多利用了笔者在当地问卷调查的统计资料,以下将介绍一个实地观察的案例,希望给读者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2001年7月,笔者曾在塔县瓦恰乡实地调查。该乡的状况,可以基本代表当前塔吉克族基层社会

的情况。这个典型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塔吉克人为什么如此之依赖家族与社区。

瓦恰乡位于塔什库尔干县县城以东约80公里的一条山沟中。全乡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东有卡拉巴德热克山,西有奎提代尔山,两山的山脊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在4500米以上就是寸草不生的终年积雪地带,两边的山脊就成了瓦恰乡与东边的大同乡和西边的牙特滚白孜乡的天然分界线。两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条宽约30米的瓦恰河,平时水量很小,水深只有30至50厘米,还常有断流的情况发生,而一遇山洪和暴雨,河水猛涨,水流湍急,水深会涨至几米,往往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河两岸的狭窄山谷海拔3310米,50余公里长的山谷中分布着全乡的7个村庄,共406户,2393人(其中劳动力718人。1949年时,全乡共70余户,400人左右),除一户柯尔克孜族外,都是塔吉克族。该乡2000年人均收入579元,低于当时中国政府规定的600元的贫困线。

瓦恰是一个半农半牧,以牧为主的山乡。全乡共有牧场1023240亩,都是高山荒漠草场,载畜能力很低。牧场分为四季。夏牧场都在山顶上,春、秋牧场在半山腰,冬牧场在避风的山脚和山谷里。牲畜总头数15488,其中羊12365头,其余为牛(1397头)、马(196头)、牦牛(778头)、驴(656头)和骆驼(96头)。人均有牲畜6.4头。虽然这个数字较低,但这样的牲畜数量已超过了当地草场的载畜能力。全乡有耕地5216亩,人均2.1亩。耕地在山谷中,主要播种青稞、豌豆、玉米等作物,一部分作为村民的口粮,另一部分作为牲畜的饲料。由于水土流失,土地贫瘠和高寒的气候,2000年粮食平均亩产仅103公斤,总产518162公斤,人均204公斤。但在每年的2~5月,需在牲畜的饲料中加一些粮食,每头羊约需10~20公斤,一匹马约需150公斤。这样,除去喂牲畜的粮食,每人的平均口粮就不足一百公斤了。因此,全乡每年仍需买粮吃。尽管按人均计算,农牧产品都不丰富,但牧民如需购买生活和生产用品时,就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农牧产品。当地离市场很远,于是物物交换盛行,牧民们往往直接用牲畜与外来的商人交换必需品。

自1983年以后,全乡的土地和牧场都分给了单个家庭,但当地的生产活动从来都是需要家庭之间互助的。以我访问的白克力·艾沙家一年的生产活动为例:

白克力·艾沙家共6口人(5个儿子,1个女儿,老伴儿已去世,女儿已出嫁),有羊98头、牦牛20头、耕牛1头、驴1头,有牧场1218亩。其中冬牧场274亩、夏牧场634亩、春秋牧场310亩、草场5亩。

另有农田 14 亩(有 4 亩已被洪水冲走),种豌豆和青稞。生产活动分为农业和牧业两部分。

农业: 每年 4 月当地进入春季。4 月 1 日开始修水渠。先集体修全乡的干渠, 约 3~4 天, 然后修各家自己田里的渠。同时, 要赶着毛驴去几十公里远的山上的春、秋和夏牧场上, 将牧场上的畜粪运回来, 送到地里, 捣碎后撒到地里。接着就播种, 浇水。4 月 15 日左右播种, 到月底播种完。因为当地土质属于砂石地, 渗水很快, 存不住水, 所以每年要浇水 12~13 次, 庄稼才能长好。遇到干旱年, 河水常断流, 只能浇 7~8 次, 收成就很差。但雨水多时, 就有泥石流, 泥石流常将耕地埋住, 所以每年春季要在田里捡石头。泥石流严重时还会冲走农田。白克力家在 1983 年分了 14 亩地, 以后被冲走了 4 亩, 现在只剩 10 亩了。从 4 月至 8 月的五个月中, 每个月至少要浇两次水。这中间还要多次维修水渠、除草、松土等。8 月中旬, 开始收割豌豆, 到月底收完。9 月初, 开始收割青稞, 月底收完。9 月底以后, 开始积肥。将家里的羊、牛和驴(毛驴、牛犊和羊羔是在家里养的)等畜圈中的粪拉出来, 准备春耕时用。到了 10 月中旬, 一年的农活基本结束。他家的 10 亩地完全种青稞, 年产量 1 000 公斤, 仅够牲畜的饲料。一家 6 口的口粮全要去粮店购买, 每年要买 1 300 公斤面粉。

牧业: 牧民们和所有的牲畜整个冬季都住在冬牧场和村里。当地 10 月初就开始下雪, 冬牧场上的草很快枯黄, 到了 1 月份, 气温降到摄氏零下 30 度, 牲畜就主要靠原来存下的干草并加粮料喂养。5 月初开始往山上的春牧场搬家。春牧场距村里约 30 公里, 牧场上有土房子, 搬家前要先去山上修补好已闲置一年的房子, 准备好取暖和做饭用的木柴。搬家时要将粮食、被褥、炊具和生产用具用毛驴、马或骆驼运到山上。一般需要十几个毛驴或 3 头骆驼。搬家都要请亲戚和邻居帮忙。每次搬运, 都是清早起身, 晚上才能到达, 然后把牲畜赶到山上。羊、牛和马等各种牲畜都是需要分开放牧的, 这就要几家分工合作。因此, 各个牧场上都是几家住在一起, 便于互助。1983 年分配牧场时, 就根据村民的要求, 将亲戚邻居的牧场分得连在一起。在放牧时, 他们的牧场是合在一起使用的, 把同样的牲畜也合在一起, 互相代为放牧。白克力家的春牧场与 5 户亲戚的牧场连在一起, 在牧场上也住在一起。冬牧场是 8 户住在一起, 其中 4 户是亲戚, 另外 4 户是邻居。夏牧场是 12 户住在一起, 其中 2 户是亲戚, 另 10 户是邻居或本村人。实际上, 塔吉克人自古的传统是, 各村的牧场都是村民集体合用的, 只有山下村子附近种植和储存干草用的草场才是分开各家自己用

的, 至今仍基本如此。此时如遇春寒, 牧草尚未长高, 就要把干草也运上山去, 给牲畜加喂干草。在春牧场放牧约一个月, 到了 6 月 1 日左右, 就迁到夏牧场。白克力家在夏牧场住毡房。夏牧场距村里 40 余公里, 在 4 000 米以上的山梁上。7~8 月时, 就要在山谷里的草地上割草, 将割下的草晒干存起来, 预备冬天给牲畜吃。白克力家的 5 亩草场可收割 1 500 公斤干草, 他家每年还要另买 3 000 公斤干草才够牲畜过冬。在夏牧场放牧约 3 个月, 到了 9 月初, 下到秋牧场, 秋牧场距村里 20 余公里。11 月中旬, 回到冬牧场。冬牧场在山沟里, 距村里 7 公里。牲畜在冬牧场待 5 个半月。

牧民们在四季牧场都要修建固定的石头和土坯房居住。因为夏季气候温暖, 条件好的人家在夏牧场搭毡房, 可以不盖土坯房。所以, 每家在牧场上至少要建 3 处房屋。白克力家就在春、秋和冬牧场建有 3 处房子。他家每年要卖 20 只羊(5~6 000 元)、4 头牦牛(6 000 元), 用于买粮、买干草, 供一个儿子上学和其他花费。

每户都是农牧兼顾的, 因此, 必须同时有多个劳动力来完成这些工作。每家必须同时有 1 个男人在村里管理农田, 两个男人在牧场上放牧和运输, 还要有至少两位妇女分别在家里和牧场上做饭、洗衣、喂养羊羔、牛犊, 照顾老人、幼儿、剪羊毛、挤奶等。遇到转场、修房、收割等季节, 需要的人手就更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要生活下去, 要与自然对抗, 没有别的选择, 每个人必须依靠家庭, 每个家庭都要依靠亲戚和乡邻。外部的世界和当地的政府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影响很小, 人们最看重和依赖的就是家族与乡邻。

乡政府与村民的关系: 瓦恰乡乡政府共有乡长、副乡长等国家干部 50 人(如算上当地的公安派出所、邮局、医院、小学校 and 银行等国家建立的机构的人员, 共有近 200 人, 这 200 人的工资是由国家支付的)。与该乡人口比较, 不可不谓一个大政府, 但其与乡民的关系是松散的。乡政府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是由村民委员会(过去的生产大队)来联系的。全乡共有 5 个村民委员会, 每个村民委员会由 4 人组成(主任、书记、副书记和会计), 委员由全体村民投票选举, 每三年改选一次。每位委员一年可得到 650 元的补贴, 这笔钱是由全体村民按户缴纳的(每户 56~100 元/年)。村民委员会根据乡政府的规定管理计划生育和治安, 还负责组织村民维修本地的水渠和道路。除此之外, 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基本自治的, 与村民委员会或乡政府没有多少联系。实际上, 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 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与几百年前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的家族、社

会关系和风俗仍保持着旧的传统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认为:行政首府是经济核心地点的副产品。离经济核心地点越远,越边缘的地区,对商品的依赖程度越低,自给的程度越高,与国家权力越远(William Skinner, 1974)。

Anthony Giddens(1985)和 Mingming Wang(1988)先生在论述国家政权与现代化的关系时,都提出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公民型社会对社区型人际交往的取代,是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的基础和条件。

他们的理论,都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塔吉克人社区与国家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

六、余论

中国有句老话:“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富足了才会懂得礼仪,才会有精神上的文明。这话似乎是个普遍的真理,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此话的正确。但人类学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它往往会用一个特殊的例子来挑战普遍性。以上笔者所举的中国塔吉克人的例子,就可以挑战前面的那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真理。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生活贫困,但他们却营造了一个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自尊自爱,离婚率低,犯罪率基本为零的社区人文环境。同时,我们也看到世界一些地区的弱势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抛弃了自己大部分的生产和生活的传统,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而家

庭与社会却失去了安定与和谐。这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

人类的生物性与心理性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有两种,物质的和文化的。如果我们仅赋予“发展”以经济和技术的内涵,而忘记了文化,最后吃苦的显然还是人类自己。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人的案例显然再次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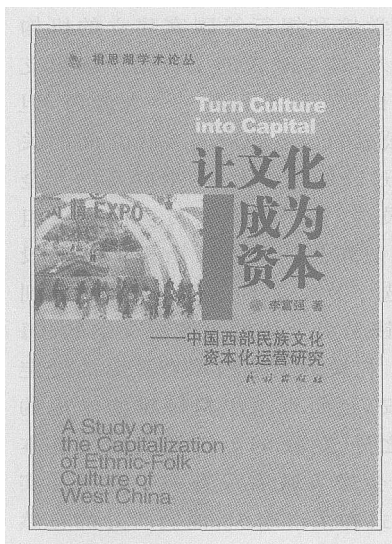
- 《2001年新疆统计年鉴》之七,人民生活部分[Z]. 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孟航, 2004: 中国穆斯林人口分布格局浅析[J]. 西北民族研究, (4).
- Stewart J. H. 1976: “The Evolution of Prefarming Societies”, Evolution and Ecology[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Chicago.
- William Skinner, 1974: “Cities hierarchies of local systems”, in Studies of Chinese Society, ed [M]. Arthur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thony Giddens, 1985: The Nation - State and Violence, polity[Z].
- Mingming Wang, 1988: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C].
-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No. 24 Autumn (HK).

收稿日期 2004-12-01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黄少梅]

[作者简介] 见封面作者简介。



李富强著《让文化成为资本》出版

该书为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学术论丛”之一种,记录了作者近年来对西部大开发和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和思考,由民族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18万字,定价15.8元。书中认为,将民族文化资本化,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民族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平衡的有效途径之一。(秦红增)

哲学社会科学版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N 1002-3887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第27卷 第1期

VOL.27 NO.1

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

封面学童 ■ 主打栏目主持人
人类学家 杨圣敏 教授



主打栏目：

生态人类学 1 2005